

袁中郎全集

襟霞閣普及本



上海中央書局
印行

襟霞閣精校本

袁中郎文鈔全稿

上海中央書店發售

重印袁中郎集序

說也可笑，這樣一個垃圾堆式的文壇上，忽然有人翻屍盜骨，翻出一個袁中郎來，大文學家，小文學家，小小文學家，你也嘖嘖，我也嘖嘖，大家鳴鑼擊鼓，搖頭擺尾，登時熱鬧了一大堆。熱鬧之後，自然冷卻，但在此刻現在，袁中郎集之標點翻印賺錢，樂得而且必需……

然而古人多矣，北邙之塚纍纍，爲什麼那些翻屍文學家不檢張三之骨，不破李四之棺，獨獨光顧到一個袁中郎呢？袁中郎者何如人也？別忙！查一查四庫全書總目，瓶花齋詩文集一條，有着下面這一段：

……蓋明自三楊倡台閣之體，遞相摹倣，日就庸膚，李夢陽何景明起而變之，李攀龍王世貞繼而和之，前後七子遂以仿漢摹唐轉移一代之風氣。迨其末流，漸爲僞體，塗澤字句，鈎棘篇章，萬喙一音，陳因生厭，於是公安三袁又乘其弊而排抵之。三袁者……其詩文變板重爲輕巧，變粉飾爲本色，致天下耳目於一新……

「變板重爲輕巧，變粉飾爲本色」這是袁氏詩文的特點，而和現今一般文學家所標榜的文

學革命主義，正相符合，然則袁中郎之死了四百年而還要從棺材裏爬出來，着西裝，吃炸豬排，而自有其原因的了。

然而我們再看下去：

……然七子猶根於學問，三袁則惟恃聰明，學七子者不過贗古，學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壞度，名爲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

再查瓶花齋雜錄一條，有云：

……持論亦多偏駁，如孟子說性善，與老莊同異諸條，第喜逞才辨，不自知其言之過也。這些話很有些和作者過不去了。再查觴政一條：

朱國禎湧幢小品曰：袁中郎不喜飲而好談飲，著有觴政一卷……

那簡直是挖苦中郎，這位朱老先生，大概和中郎同過席，所以會說出這句幽默的話。吾人看了，不免聯想到中郎的詩文尺牘中三句不離的佛學，實在也狠有足以使人懷疑的地方呢。話又說回來，其實「不善飲而好談飲」與「不通佛學而好談佛學」有什麼希奇呢？現在不是有許多連平仄都攪不清楚的教授們，在大講其詩詞作法，有許多句子都沒有念斷的編輯家，在大標其古書麼？

平心而論，中郎的遊記的確是好的，清雋遒逸，沒有一點偽古文家的俗套，現在那些青年們看慣了二奶奶裹脚布式的歐化白話文，看到這種筆墨，自然要眼睛一亮，雖然他也有造句生硬，形容過火的地方。尺牘就不免有點扭捏，一副名士嘴臉，並不比袁子才好看。集中最糟的是詩，做了厚厚的兩本，幾乎沒有一首像樣，這倒並不在於他的「破律壞度」，卻在他沒有破律壞度的手段，換句話說，就是創作的能力不夠。我們讀他的詩，覺得既沒有唐人的熱情，又沒有宋人的冷味，更沒有元人的細膩柔媚，只是一股粗浮矜躁之氣，說他「名爲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是不爲過甚的了。然而小文學家是永遠跟着大文學家的尾巴尖兒轉的，當此新體詩沒落之餘，安見得袁中郎的詩不家絃戶誦一會子呢？翻印一通吧！樂得而且必需。

編者一九三五、一、二〇、

袁中郎傳

袁宏道，字中郎，號石公，公安人。先生之生也，母夢月入懷，故小字月。少時卽具倍年之覺。母卒，先生不數哭，一哭卽痛絕。人以是知其有隱慧焉。總角，工爲時藝，塾師大奇之。入鄉校，年方十五六，卽結文社於城南，自爲社長。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師之，奉其約束不敢犯。時於舉業外，爲聲歌古文辭，已有集成帙矣。戊子舉于鄉，主試者爲馮卓庵太史，見其後場出入周秦間，急拔之。明年上春官，時伯修方爲太史，初與聞性命之學，以啓先生，先生深信之。下第歸，伯修亦以使事返里，相與朝夕商榷，索之華梵諸典，轉覺茫然，後乃于文字中言意識不行處，極力參究，時有所解，終不欲恃燭火微明以爲究竟，如此者屢年。一日見張子韶論格物處，忽然大豁，以證之太史，太史喜曰：「弟見出蓋纏，非吾所及也。」然後以質之古人微言，無不妙合；且洞見前輩機用，一一提倡，聊示鞭影，命名曰「金屑」。時聞龍湖李老冥會教外之旨，走西陵質之，李老大相契合，賜以詩，中有云：「誦君玉屑句，執鞭亦欣慕，早得從君言，不當有老苦。」蓋龍湖以老年無朋，作書曰老苦故也；仍爲之序以傳。留三月餘，殷殷不捨，送之武昌而別。壬辰舉進士，不仕，復與太史還里，居石浦之上，偕外祖春所襲公，及舅惟學惟長輩，終日以

論學爲樂。當是時，太史與公雖於千古不傳之祕，符同水乳，而於應世之跡，微有不同。太史則謂居人間當斂其鋒鏑，與世抑揚，萬石周慎，爲安親保身之道；公則謂鳳凰不與凡鳥同巢，麒麟不與凡馬伏櫪，大丈夫當獨往獨來，自舒其逸耳。豈可逐世啼笑，聽人穿鼻絡首？意見各不同如此。已復同太史與小修遊楚中諸勝，再至龍湖晤李老，李老謂伯也穩實，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然至于入微一路，則諄諄望之公，蓋謂其識力胆力皆迴絕於世，真英靈男子，可以擔荷此一事耳。乙未謁選爲吳縣令，始以其學試之政，人皆謂吳門繁劇，而公超脫，或足以困之，乃公洒然澹然，不言而物自綜，事自集。吳賦甲于天下，猾胥朱紫其籍，莫可致詰，飛洒民間，溢于額而不知，公一目了然，摘其影射之條若干，呼猾胥曰：「此何爲者？」胥不敢欺，皆俯首曰：「弊。」公俱置之，而清額外之征凡巨萬，吳民大悅。又不折徵收之封，惟苛免者許民告白，以其所贏代輸者爲傾瀉費。上官聞而便之，下其例諸邑，悉如吳縣。機神朗徹，遇一切物態，如鏡取影，卽巧幻莫如吳，而終不得遁，故遁詞恆片語而折，咄嗟獄具，吳人謂之升米公事，自非重情，無所罰贖，杖之示懲而已，以故署門酒家蕭條皆移去。縣胥隸之類，或三四爲曹共一役，不食縣官，惟借公事漁獵里閭，公揀其宜用者食之，無所差遺，終日兀坐，不能糊口，皆逃去歸農。有屢投匿名牘者，公出，見縣前占星人，覺黠甚，念必此人也，呼來占星一紙，視手跡與匿名牘無

二，訊之立伏，其妙與得情皆此類。公爲令，清次骨，才敏捷甚，一縣大治。宰相申公時行聞而歎曰：「二百年來無此令矣！」居常不發私書，塵覆函數寸，期年而政已成。會吳中有天池山之訟，公意見與當路相左，居恆不樂，遂閉門有拂衣之志，當事知其不可強，始令予告，俟病痊補職。公既得請，走吳越訪故人陶周望諸公，同覽西湖天目之勝，觀五泄瀑布，登黃山齊雲，戀戀烟嵐，如饑渴之於飲食。時與石簣諸公商證，遞相取益，而間發爲詩文，俱從真源中溢出，別開手眼，一掃王李雲霧，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淪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飾之病，其功偉矣！戊戌太史字趣公入都，始復就選，得京兆校官，時太史官春坊，小修亦入太學，復相聚論學，結城西之崇國寺名曰蒲桃社。庚子補禮部儀制司主事，數月卽請告歸，歸未幾，太史下世，公感念絕輩血者累年，無復宦情，時於城南得下窪地，可三百畝，絡以重隄，種柳萬株，號曰柳浪。潛心道妙，閒適之餘，時有揮洒，皆從慧業流出，新綺絕倫，而遊屐所及，如匡廬、太和、桃花源，皆窮極幽遐，人所不至者無不到，發于詩文，烟嵐溢毫楮間，蓋自桃花源後詩，字字鮮活，語語生動，新而老，奇而正，又進一格矣。丙午入都，補儀曹主事，曹務清簡，蕭然無事，乃以存問蒲圻謝公之便歸里。戊申春暮入都，補驗封司主事，攝選曹事，滑吏多舞文，屬當急選之期，故事掣籤時，凡瑣屑事皆曹郎躬爲之，吏無敢近者，一老吏忽排闥而入曰：「每次大選，例與都吏一二美缺，今有

某驛缺，已予都吏百金矣，幸以見與！」公目攝之，叱之出，私念曰：「銓事一至此乎！誓爲國家除此大蠹。」少宰楊公喬曰：「吾輩身爲大臣，受制胥吏，切齒久矣。」會猾吏私一姻戚，已罷官而仍留之，刻報至，公廉得其故，大憤曰：「如此，則銓柄盡歸此輩矣！」時冢宰擬以疏文而後逮治之，公曰：「此胥吏也，但置之於法，以一知會疏上，則疾雷不及掩耳，雖有奧援，將安用之？」遂如言具疏，而猾吏未知也，公令兩隸持之曰：「去！送汝入刑部。」卽繩之以往。疏下，竟以欺罔坐重辟，銓曹設刑具自公始。冢宰孫公知公爲大用器，甚重之。己酉，公主試秦中試官，以避嫌不過搜求，公通場皆自取閱，所取士大半得之落卷中，及出榜多名士，試錄爲天下第一。公典試後，與左轄汪公可受密以道相證，遍遊秦中諸勝，歷中嶽嵩山，登華山絕頂而還，著「華嵩游記」。居吏曹二年，會考事竣，遂給假南歸，定居沙市中治一樓，名曰硯北，取段成式「杯瀝之餘，常居硯北」意也。庚戌卒，年四十三，海內知己，謂其識如王文成，胆如張江陵，而不逮下壽以歿，天下惜之。所著詩文有「敝篋集」、「錦帆集」、「解脫集」、「廣陵集」、「瓶花齋集」、「瀟碧堂集」、「破硯齋集」、「華嵩遊草」若干卷行世。吳縣祀名宦，公邑祀鄉賢。

袁中郎文鈔 目次

袁中郎傳……………一

傳記

徐文長傳……………一

醉叟傳……………三

王氏兩節婦傳……………四

拙效傳……………六

序文

敍陳正甫會心集……………一

敍小修詩……………二

靈濤閣集序……………三

敍姜陸二公同適稿……………五

敍四子稿……………七

敍梅子馬王程稿……………七

敍竹林集……………八

時文序……………九

敍嵒氏家繩集……………一〇

敍曾太史……………一一

郝公琰詩敍……………一二

雷太史詩序……………一三

西京稿序……………一四

張茂才時藝小引……………一五

吳長統行卷引……………一六

賞心集引……………一六

陶孝若枕中嚙引……………一七

謝于楚歷山草引……………一七

四樓詠引……………一八

行素園存稿引……………一九

八識略說敘……………二〇

顧升伯太史別敘……………二一

送榆次令張元漢考績序……………二二

送京兆諸君陞刑部員外郎序……………二四

浮山九帶序……………二五

監司周公實政錄序……………二五

邑錢侯直指疏薦序……………二六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二八

送徐太府見可入計序……………二九

送劉學博序……………三一

送潛江潘明伯和入計序……………三二

送葉使君還朝序……………三三

傅良鄉入計序……………三四

送觀察侯公序……………三五

陝西鄉試錄序……………三六

送黃竹石還江陵序……………三八

壽洪太母七十序……………三九

李母趙太夫人八十序……………四〇

壽曾太史封公七十序……………四二

壽何孚可先生八十序	四三
壽劉起凡先生五十序	四四
壽鄒南皋先生六十序	四六
壽存齋張公七十序	四七
題碧暉上人修淨室引	四八
金剛證果引	四九
壇經節錄引	五〇
題碧空禪人誦法華經引	五一

碑記

荊州修復北城碑記	一
東門護城堤記	二
新修錢公堤碑記	三

公安縣儒學梁公生祠記	五
公安縣儒學周公生祠記	六
天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	八
虎耳巖不二和尚碑記	九
祇園寺碑文	一一
十方院碑記	一二
新建衆香林碑記	一三
安鄉縣重修琴堂記	一五

誌銘

余大家耐葬墓石記	一
少溪袁公墓石銘	三
詹大家塘記銘	四

勅封孺人廖氏墓石銘……………五

夷陵羅子華墓石銘……………六

司馬孺人墓銘……………八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人陳氏合葬墓石

銘……………八

舒大家誌石銘……………一一

慈谿錢君墓石銘……………一一

四樂精舍銘有序……………一三

張元平小像贊……………一四

疏

聖母塔院疏……………一

板橋施茶疏……………一

南都天界寺募田疏……………二

廬山募緣小引……………三

登路疏……………三

補藏疏……………四

衆香林疏……………四

題供僧籍……………五

募建青幻菴疏……………五

諸天寺募疏……………六

題王路菴疏……………七

公安二聖寺重建修天王殿疏……………七

募作板橋……………八

題請藏疏引……………九

普光寺疏……………九

菩提寺疏……………一〇

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一〇

德山僧募裝毘盧像引……………一一

募修丈村眞武廟引……………一一

募修吳氏橋小引……………一二

題承天寺募冊……………一二

題龍堂寺僧募冊……………一二

禪堂募麥引……………一二

書檀度和尙草菴引……………一三

髻僧銅塔冊……………一三

衆香林冊……………一四

雙田寺冊……………一四

廣莊

逍遙遊……………一

齊論物……………二

養生主……………四

人間世……………七

德充符……………九

大宗師……………一一

應帝王……………一三

袁中郎文鈔

傳記

徐文長傳

余一夕坐陶太史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烟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闕編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鄉徐文長先生書也。」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蓋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因以所聞於越人士者，略爲次第，爲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譚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

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余書』

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醉叟傳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字，以其常醉，呼曰「醉叟」。一歲一遊荆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權闊輔，修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弟子，手提一黃竹籃，盡日酣沉，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糟風逆鼻，徧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態如初。不穀食，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蟲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毒以供。每遊行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人有侮之者，漫作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伯修告余時，初聞以爲傳言者過，召而飲之，童子覓毒蟲十餘種進，皆生噉之，諸小蟲浸漬杯中，如鷄在醢，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柏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嚙齧，屈伸唇髭間，見者肌栗。叟方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蝎味大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悶。」問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後與余往來漸熟，每來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客禮禮之，卽不樂。信口浪譚，事多怪誕，每數十語必有一二語入微者，詰之不答，再詰之，卽佯以他辭對。一日